

田鑫（河北）

瞩目红船

怀着烈火般炽热的感情，饱含大地蓝天般的敬意，我庄严地瞩目那艘红船……

瞩目你啊，不朽的红船。心里涌起温暖的春风，尽情鼓荡。你从南湖驶来，满载使命向前。你，扬帆启航了整整一百年！我的情感，从未像今天这样滚烫、这样执着。

瞩目你啊，光荣的红船。你沐浴着朝阳驶来，满载希冀向前。画舫别样鲜红，是先烈血染。画舫依旧明丽，是阳光着色。庄严的纹样凝结着无产者团结一致的千钧力。你，一路前行了整整一百年！我的灵魂，从未像今天这样震颤、

这样激烈。

瞩目你啊，壮美的红船。沿马列主义航线驶来，满载信念向前。开天辟地，敢为人先，引领中华崛起；坚定理想，百折不挠，领导革命成功；立党为公，忠诚为民，屹立时代前沿。

瞩目你啊，胜利的红船。你闯过险滩恶浪，经受了风雨洗礼，舵稳行远，永不迷惘！你高扬彩帆，不畏深藏的暗礁，勇渡惊险的激流，锻造出中国的旗舰，一往无前。你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考验，迎着胜利走向新的胜利。继往开来的红船啊，向前进、向前进，从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欢呼声中，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。

瞩目你啊，永不褪色的红船。你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宗旨，前仆后继，推翻“三座大山”；你背负着共产党人的信仰，继往开来，实现“两个翻番”；你满载着共产党人的斗志，与时俱进，锁定“双百”目标；你凝聚了共产党人的精神，攻艰克难，砥砺新的征程。这艘红船，同样承载着劳苦大众的希冀，驱走黎明前的黑暗；如今寄托着人民群众的期盼，驶向美好的新天地。

红船啊，圣洁的红船。我怎能

不瞩目你呢？今天的你，更加光艳夺目、青春飞扬。民族的史册里，记下你的丰功伟绩。你是象征，是昭示，更是新征程的指南针。

请让我再一次深情地瞩目你，革命的红船，伟大的红船，鲜活的红船。山呼海啸是你的赞歌，翻天覆地是你的献礼，再创辉煌是你的承诺！守心立志，红船一往无前，不负梦想新篇。

红船载初心，使命担肩头。回首，再次瞩目你啊，嘉兴红船！

百年风雨百年路



史良高（重庆）

相遇黄葛兰

与一棵黄葛兰相遇，这是怎样的缘分呢？

入住这座小巧玲珑的蜗居，正是冬至前夕，夜里静卧床榻，好像谁在轻轻敲击我的窗户。是鸟吗？不会，它们和我一样正蜷缩在窝里哩！当我屏气凝神静听时，万籁俱寂，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隔一会，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，悄悄走近窗前，扣指在玻璃上“砰砰”地敲击两下，又一溜烟地跑了。

晨起推窗，眼前一团绿意巧笑倩兮，恨不能一头扑进我的怀抱。我熟悉家乡的柳桃桑樟，还有苦楝、泡桐、法梧，这里毗邻南国，林木多带南国风情。窗外就是一片树林，有椰树、棕榈、美丽针葵和一丛一丛的凤尾竹。眼前的这棵是什么树呢？

春去夏来，屋内暗香弥漫，清新淡雅，幽深甜润，“一泓清可沁诗脾”。是梔子么？不是！是梅花么？更不可能！妻说，是黄葛兰的香哩。我这才发现，窗外的那棵树上，碧叶莹润，玉簪隐约，一场花的盛宴正在徐徐拉开序幕。有的状似羊毫，含苞沐露；有的凌空吐蕊，温润可人；有的刚刚绽开樱桃小口，吐气若兰。那幽幽淡淡的馨香，正是从它们晶莹如玉的肌体里散发出来的。

黄葛兰又叫白兰花，第一次见到它，是在苏州的小巷。雨后初晴，爬满石壁的藤青翠欲滴。“啊要白兰花？”“白兰花要哦？”水乡女孩那柔糯婉转的叫卖声，在斑驳的墙壁和青石铺就的路面间跌宕萦回。顺手拈一朵贴近鼻尖，那种香，幽幽的，淡淡的，温婉的，是一种高雅清静的香。这花，最适合水乡女子，着一袭旗袍，于襟上佩一两朵，暗香浮动，真似出水芙蓉，芬芳雅洁。

家乡地处皖江大地，也有黄葛兰，少，且都根植于花盆，娇贵得很！先前供职的单位就有两盆。花不大，盆不小。为了这两盆花，有专人浇水施肥、精心伺候，冬天，还要将其移至花房保暖……有一次，单位专门调来铲车将其搬到会议室，目的是让与会者一睹芳容、沐浴馨香。可这两位“娇小姐”，每至花期能够开个十朵八朵，就算是给了天大的面子，更多的时候，只长叶不开花，让人一筹莫展。

在家乡，与黄葛兰一样娇贵的，还有盆栽的三角梅，且同样久藏深闺、难得一见。来到这座城市，墙头上的三角梅常常就像瀑布那样，枝藤叶花飞流直下。没人施肥，没人浇水，任其疯长，自生自灭。楼顶上，杳无里，马路边，随处可见。是气候使然吗？也不见得。这座城市的冬季照样十分漫长，虽不至于滴水成冰，却也寒意入骨。写字楼里，中央空调呼呼响着，然而，黄葛兰、三角梅一年四季在野外和风雨搏击，与寒冷抗衡，到了开花季节，总能繁花似锦、香气袭人。有时我想，哪怕是一丛野菊，一旦植入花盆，也难免变成“富家千金”，整日被捧着护着，怎的不娇贵呢？

当地人说黄葛兰和白兰花不同，我不解，问之。有人解释，尽管两者都是常绿乔木，都原产于东南亚，花型香气也一样，可就像李生姐妹，在漫长的时光隧道里分道扬镳：一个不择土壤，成为随遇而安的乡野女子；一个走进深宅大院，成了娇生惯养的名门闺秀。我无从得知这说法是否科学，但就个人喜好而言，我更偏爱窗外这株黄葛兰，她以雨露寒霜滋润肌肤，以日精月华强健筋骨，深深地根植于大地。大抵只有这样，开出的花才历久弥香。



走过那条石板路

侯莉（四川）

蜿蜒的石板路，从小镇街边一直延伸到乡村，从一个村庄通往另一个村庄。沿途的农田、菜地、山坪塘、竹林、农家构成旧日的山村风光。两尺宽的石板，一块接一块，缝隙中冒出密密的青草，一代又一代人从石板路走过，经年累月，石板被磨得光亮无比。

劳作从那条路开始，上学也从那条路开始。去地里割一背篋猪草回家，然后再去学校，是最平常的作息。那时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不宽裕，能劳动的都得干活。迈开步，沿着石板路走，路边的稻田水清清的，有小鱼儿游来游去，放下背篋，小心翼翼探下身，两只手悄悄围拢，将鱼儿包进手心。

“啊，我捧到鱼了！”欢呼雀跃。发现田里有螺蛳，便放了鱼儿去捡螺蛳，捡得忘了时间，螺蛳堆成小山，才发现背篋丢得老远，空空的。

“遭了，猪草割回家，还要去学校。”丢了螺蛳背上背篋，一路小跑到地里，随便割点，抖松红苕藤，看上去背篋满满的样子。假象瞒不过精明的大人，回到家里，一顿骂是免不了的。

放学了，一群小伙伴走在回家的石板路上。“看，那儿有山泡儿，我们去摘。”不一会儿，每个人手里都是满满一捧。每个季节，石板路沿途都有野果子吃，留在记忆中的尽是满足和欢笑。

沿着石板路，走到一个山坪塘，水青幽幽的，听说最深处差不多有20米。每次经过，想在塘中尽情游弋，又不免对水深心生敬畏，所以一次也没有实践过。

只向塘里丢土疙瘩，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，看着煞是美妙。

燕伯娘家在山坪塘不远处，屋前一块菜园地，旁边一小片苦竹林，石板路在菜园与竹林中间穿过。高大的燕伯娘好像永远不知累一样，种菜、挑肥、除草，忙个不停。她种的菜肥硕鲜嫩，品相好。燕伯娘还力气大，水稻成熟的季节，两百多斤的水谷子，她挑在肩上，走在石板路上步步生风，老远就能听到她爽朗的笑。可燕伯娘那么勤劳，也足够填饱肚子，她家的屋子低矮得好像容不得她伸展伸展清瘦的腿脚。

再往前，石板路通到了一个叫“干田板”的地方，一座典型的三合院，住着七户人家。背靠山，面对稻田，远处是连绵青山。“干田板”烟火味浓，日子虽不富裕，七户人和睦相处，农忙季节互帮互助；吃饭时，端个碗转一圈，到了谁家都上来菜。山上田里劳作一天，回到三合院，女人们让屋顶升起袅袅炊烟，男人们裹上一支大大的叶子烟，割草回来的娃娃们满院子疯跑。晚饭后，坐在大门前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农事，说家常，直摆得哈欠连连，“嘎吱”一声掩上门，不忘说一句“睡了，明天还要干活咯”。最后一盏灯熄灭，院子静悄悄的，偶尔几声狗吠，数不清的蛙鸣，夜虫开始了大合唱。

时光逝去，归来不是少年。眼前，“干田板”的院子里长满青苔杂草，人去屋空，从前的人家已经迁进了新修的楼房。院子前水田成干田，长满高高的野草，成了麻雀的乐园。石板路窄了，裂了，缺了角，

乡 愁

钱声广（四川）

这几年，我发觉自己是越来越有些思乡心切了，过个一年半载，总想着去老家看看，哪怕仅是看看。

有人说，最美人间四月天，桃花细雨润绵绵。我的父母都是在这最美的时节被花仙子接走的。此刻，我站在故乡静静的庭院中，想着母亲健在时，肯定也有乡愁。不然，当年她为什么那么看重老屋的存在？老屋是父亲的祖屋，建于清晚期。尽管到我这一代基本上没怎么住人了，但母亲仍时常回来，看哪里有个破损塌陷的，都要请人维修，决不让老屋在她的手里塌下来。母亲风烛残年时，我曾劝她把老屋卖了，她笑了笑说：“故土是我们的根。老屋在，我们就会有念想，就会常回家看看。”

现在，每当我回到故乡时，总是要先回老家祭拜祖先和父母，然后再去看看老屋。父亲、我和我的姐妹们便是在这老屋长大的。那里印刻着我的成长，有我学步的脚印，有我脚印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只有我站在老家的院子里时，父母慈祥的笑容才能最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，思念顿时如潮涌般叩击着我记忆的闸门……

虽然院子里那棵每年春天都飘溢着浓郁花香的老槐树没有了，虽然老屋西头那时常流入我梦中的半亩荷塘没有了，但老屋还在，我对故土的依恋还在，对父母的思念也更浓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母亲去世前为什么一再叮嘱儿女们，身后将她送回老家，她是要把自己融入故土，让子孙后代眷恋这片土地。

故乡的村庄、田野、小河，还有那树木花草，都是我儿时的启蒙书本。记忆中的那棵刺槐树，冬

老 墙

乔兆军（湖北）

一面老墙，是适宜用来题诗的，当诗题于墙上，那墙就灵动了起来，衍生出无数的故事来。比如唐婉与陆游的沈园一遇，终成悲歌，只在墙上留下一阕多情的《钗头凤》，让人唏嘘不已……

在安康乡村，我见过老墙夹成一道窄窄的巷子，长而幽深，两面是老旧的房屋，斑驳的老墙由青砖垒成，砖陈旧了，边边角角都被损得严重，许是雨水、寒风和阳光给磕碰出来的。砖的缝隙间生出星星点点的青苔，更添了一份苍凉与古旧。

在我的老家，随处可见这样的老墙。屋檐下的老墙是用黏性很强的黄土一杵一杵、一板一板地堆垒起来的，墙体以毛竹、牛筋条做骨。墙上有一排排茶缸口大小的窟窿，那是打墙时留下的。墙头用麦草披着泥垒成凸脊，以防雨水淋湿墙体。这样的墙多少年都不会倒塌。

“黄土筑墙茅盖屋，门前一树紫荆花。”记忆中，老墙内真有一株紫荆探出头来，枝上缀满了花儿，粉红、粉紫、粉白，仿佛有上百只斑斓蝴蝶栖在枝头。轻风拂来，墙随花动，美不胜收。老墙造就的院落里，酿着有滋有味的农家日子。墙上平时挂着农具，秋天，则挂满金灿灿的玉米、红艳艳的辣椒，冬天呢，是几串腊肉或咸鱼。

老墙就像一幅多彩的画，总能随着季节的变化而风情万种。

可是老墙毕竟老了，墙头上有时会生出一些柔弱却顽强的小草，风一吹来，就簌簌地响，像一面面小旗。墙根下，有时会卧着慵懒的狗或悠闲的猫，一群鸡在墙角下兴奋地刨着尘土洗澡。老人也爱聚在老墙下晒太阳，谈着他们感兴趣的事，或什么也不说，眼神悠然。

每次我到襄阳出差，都要上古城墙走走，抚摸着凹凸不平的墙砖，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触，这历经历史沧桑的城墙，演绎了多少群雄逐鹿的故事，那背负着枪眼的城砖，似乎还残存着硝烟的味道……从遐思中回到现实，但见护城河碧波荡漾，城池外绿树红花，真不失“襄阳好风日，留醉与山翁”的美誉。

看吴冠中的画作《老墙》，很是震撼。剥蚀的墙皮，仿佛轻轻一碰，便会簌簌空空地掉下来，裸露的墙砖像一块揉皱了的布，斑驳陆离。整个画面，像一位诗人，待要张开绣口，却欲言又止，让无声的老墙去说明一切，见证一切……

老墙老了，在时光里日渐消瘦。但我还是根深蒂固地喜欢它，那里藏有丰厚的故事，它以最质朴的表情伫立原地，静静地等待着我去阅读。